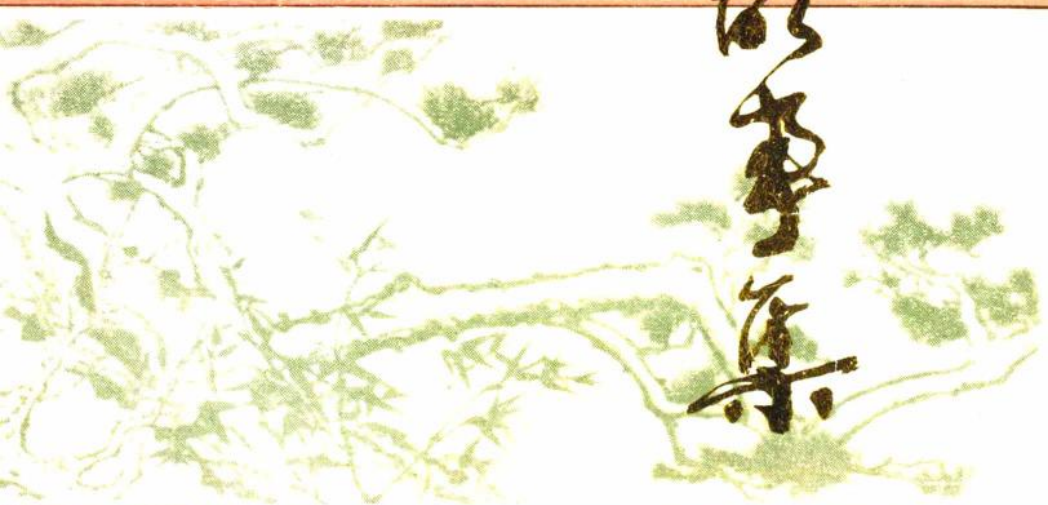


福安革命老区



中共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合 编
福 安 市 老 区 办

封面题字：郑复赠

封面设计：周宗浩 陈宝轩

扉页设计：周宗浩

福安革命斗争故事集

主 编：朱 树 根

副主编：陈 宝 轩 张 贵 玲

中共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合 编
福 安 市 老 区 办

序

最近,中央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工作,使爱国主义教育蔚为风气。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加强德育工作,毫无疑义,都离不开革命传统教育。

福安是闽东革命的中心,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块红土地上爆发了许多在闽东乃至福建历史上都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令人沉思、催人奋进的革命历史故事。这本集子所辑录的三十四篇故事,虽然仅仅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缩影,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福安人民革命的重要历史,再现了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长期以来,苏区革命精神犹如一面光辉旗帜,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她实际上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伟大事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希望我市各级各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教育中,把革命传统教育列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

抓紧抓好。要通过这项活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进一步激发工作和学习热情,振奋精神,加倍努力,共同把我市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陈必滔

一九九四年十月

目 录

序

北上途中·····	叶 飞 (1)
兰田夺枪·····	陈 挺 (4)
浒墅关歼敌·····	黄 烽 (10)
十字架上的抉择·····	张贵玲 (13)
施霖狱中斗争二三事·····	缪小宁 (18)
邓子恢发动农民巧“赎”粮·····	陈宝轩 (21)
北部山区的一条好汉·····	缪小宁 (24)
陶铸巧施草鞋计·····	吴旭晖 (27)
二袭海军陆战队·····	陈宝轩 (29)
九家保·····	《火种》 (34)
挣脱死神的怀抱·····	张贵玲 (40)
智取赛岐·····	朱树根 (49)
苏区小山鹰·····	陈宝轩 (56)
“庆祝会”成了“哭丧会”·····	王秀琼 (59)
马立峰判案·····	吴旭晖 (61)
大义灭亲·····	朱树根 (63)
惊天地 泣鬼神·····	缪小宁 (65)
肖家岭伏击战·····	王秀琼 (68)
夜袭黄澜·····	张贵玲 (70)

智惩捐蠹刘福愚·····	王秀琼 (73)
歼敌仙宫岗·····	王秀琼 (76)
阮英平第一次乘火车·····	缪瑞铃 (80)
生犹死 死何惧·····	朱树根 (82)
偷袭民团·····	陈宝轩 (85)
交通员施月姿·····	王秀琼 (87)
攻打蒋华桥·····	刘灼梅 (90)
阳澄湖畔反偷袭战·····	张贵玲 (94)
火烧虹桥机场·····	张贵玲 (97)
芦家滩上歼敌寇·····	朱树根 (100)
智斗军统情报站长章吴泽·····	陈宝轩 (107)
白马河歼日寇·····	陈宝轩 (109)
枪刀山中的枪声·····	刘灼梅 (111)
较量·····	朱树根 (115)
畚山铁骨草·····	兰兴发 (121)
后记	

北上途中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在屏南县城集中，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全团一千三百余人，二月十四日出发向皖南岩寺地区开拔。

这时，发生过闽南红三团被国民党一五七师骗进漳浦城，被围缴枪的何鸣事件；继又发生闽中游击队被骗进莆田城缴械，大队长刘突军被杀害事件。这就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仍在千方百计施行消灭红色游击队的诡计，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我们在北上途中，以战斗姿态行军，以防不测。

我们北上开进途中的第一站是政和县城。这是个闽北的山区小县，却驻着一个保安团，看来是专门调来对付我们的。我们派前站人员前去联系，国民党县政府借口县城狭小，无地驻扎部队，不让我团进城，只准住在城外。但城外的广德寺等三个大庙都要经过县城，而城门戒备森严，看来不怀好意。部队通过县城之前集结了一下，作好战斗准备。第一营人数足，装备好，作为前卫，一律上好刺刀，向城门开进，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

第一营营长陈挺同志带着部队，雄赳赳地直奔县城。城门紧闭。国民党保安团荷枪实弹，列队在城门前，城墙的女墙城堞人影幢幢，杀气腾腾。有个带队的军官，带着上尉领章，好象是个连长，神气十足地说：任何部队都不准通过。陈挺同志火气直冒，传下口令：“准备战斗！”前卫排立即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

跑步前进，直逼城门口。保安团的值班军官一见这架式，知道我们已作准备，有点慌张，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上司命令，我实在担当不起……等等，立即转身命令士兵打开城门。陈挺同志火气未消：“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谁敢阻挡就是汉奸！”回头一扬手，命令部队：“进城！”前卫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城。那时，全团只有一匹枣红马，是桃花溪战斗缴获的福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坐骑。我骑着马进城时，国民党保安团站岗的士兵“啪”地立正，来了一个持枪礼。大队人马随即通过县城，到城外广德寺时已是黄昏时分，部队分别驻在三个大庙里，互为犄角，以战备姿态宿营。

我估计国民党反动军政头目不会甘心，还要耍名堂，很可能趁夜幕掩护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也可能制造借口，进行袭击。我预作布置，要全团上下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并通知部队，不管有什么响动，只要没有打到我们头上，必须沉着应付。还作了严格规定，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外出。果然半夜之后，四面山上火光点点，到处响起枪声，呼喊着捉土匪、救人……。我们却紧闭大门，加强警戒，不加理睬，更无一人外出。敌人看我们按兵不动，又从山上以机枪向我宿营寺庙扫射，我们仍巍然不动。原来保安团在四面埋伏，妄图在我军发生慌乱时加以袭击。闹到天明，反动家伙见无隙可乘，只好自动收场。一时间，枪声都停了下来，只留下火药味混杂在黎明清新的空气里。

第二天，我派人进城向县长提出抗议。县长出面，派来专人面邀宴请我团连以上干部，被我拒绝了。县长居然把宴席派人送到广德寺来，我也要来人挑了回去。县长大人不得不亲自出马

了，来到广德寺，递上名片，声称要“拜谒团座”，也被我毫不客气拒绝接见。尴尬的县长大人连声称：“误会，误会。”自己找个台阶，灰溜溜地回城里去了。

第三天出发到松溪。松溪却是另一番景象。离城十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国民党县长带绅士、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士……，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袍，还有不少青年学生，大约数百人列队欢迎。原来这个县长早就派人到政和打探消息，知道政和弄巧成拙。共产党的军队是不好惹的。所以采取了另一套做法。一夜平安度过。白天，县长派专人送来大红请柬。满口是欢送抗日将士出征，预祝贵部旗开得胜啦；略备小宴，敬请光临，等等。我们呢，礼尚往来，连以上干部都去赴宴。宴席上气氛也还不差，对我们讲了不少恭维话，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避免发生麻烦。

第四天，我们继续由松溪向浦城开进。到达浦城，浦城县政府也照此办理……

浦城向北，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气氛就大不相同了。浙赣路上兵慌马乱，国民党溃退下来的部队到处都是，交通为之堵塞。居民也惊惶不安。这些部队还到处散布失败情绪，夸大日军武力。随同我军出发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同志、科长杨家葆同志以及南昌带来的战地服务团，做了不少工作，对国民党部队进行了慰问，展开歌咏、街头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扩大我军影响。

在开化县略事休整后，进入安徽省，到达岩寺地区集中。

叶 飞

兰 田 夺 枪

1932年春末，（应为1932年6月——编者注）我们秘密游击队正住在双洋村（即双峰）。有一天，詹如柏带来一位身穿蓝布长衫，围着浅棕色围巾的教员模样的陌生人，满口普通话，我听不懂，只猜想他可能是个领导同志。他来后经常同马立峰、詹如柏等县委领导同志一块讨论问题，外出活动。一天早晨，詹如柏带着这位陌生同志和我们七、八个队员从驻地到穆阳去。那天雾很大，刚走到福安城关至穆阳之间的铜岩岭上，突然遇到从穆阳来的伪警察队，敌人开枪追赶我们，走在前面的詹如柏同我们跑散了。我们退回双洋村。久久等不到老詹回来，这位陌生同志很难过，问我们老詹会不会出事，要我们派人分头寻找。直到晚上老詹回来，他才转忧为喜，按着老詹肩头说了一阵。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当时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人陶铸。这次他来福安、连江两地是指导、布署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

中共福安县委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立即行动。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布置之后，决定夺取兰田地主民团的枪枝。

兰田村位于城关西南20多田，村里住着三家姓陈的兄弟，是当时福安县最大的地主，兰田远近大部分土地属陈家的。此外，陈氏兄弟还在本县的溪北洋、穆阳、洋头等地购买大量田地和房产，每年收租万担。城关街头，还有他们开的店铺和钱庄，陈家自己印发的钱票，甚至可以在当地市场同国币一样流通。在兰田

村，陈氏三兄弟有四栋大房子，四周用围墙圈起个大院。大院内还豢养了一支十多人的民团武装，平时用来守家护院，下乡用作催租逼债，欺压农民。周围贫苦农民对陈家恨之入骨。1932年夏，我党已在兰田周围的村庄，打下很好的群众基础，秋季抗租斗争正在酝酿，要是能拔掉这个钉子，我们就能控制兰田一带，并得到武装斗争急需的一批枪支和大量现款，更重要的是能大大推动农民的抗租斗争。

以前，我们秘密游击队多是袭击零星单个的税兵租头，攻打防卫力量较弱的地主土豪。打兰田这样一支深居高墙大院里的地主武装，还是第一次。县委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事先对兰田民团的枪枝、人员、活动规律作了十分详尽的了解，制定了化装奇袭的战斗方案。县委领导詹如柏亲自到兰田侦察地形，研究作战中的每一个细节。这是闽东革命走上公开武装斗争的第一仗，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932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秘密游击队和挑选出来的农会骨干30多人，三三两两来到离兰田五、六里路的马山村秘密党员郭怀庆家里。郭怀庆当时是党的下西区组织负责人之一。他家以前是个小地主，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了。马山是个偏僻的小村，郭家又是一座独立的院子，是当时党和秘密游击队一个十分理想的落脚点。县委领导马立峰、詹如柏同志经常在这里开会或住宿。当天黄昏后，行动人员陆续到齐了，队长詹如柏一边检查我们仅有的四支短枪，一边看看农会骨干准备的大刀、梭标，禁不住兴奋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今晚要去打兰田，把民团的枪缴来，我们就要打出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的旗号了，但我们的枪还太少，没有枪就不能革命。怎么办？只有夺敌人的枪来

武装自己，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保卫我们农民兄弟的‘五抗’成果。”

接着，他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兰田民团的情况，具体布置了各小组的任务：挑选叶步青、贵兴（马山村人）和另一个外号叫“机器”（双洋人）的队员，化装成伪警察，负责捉哨兵。这3个同志试穿一下通过内部关系从穆阳伪警察那里借来的警察服，扮演敌警察的丑态和粗声粗气说话的样子，这时，大伙都给逗乐了。郭怀庆笑呵呵地说：“有各位这个扮头，便是县太爷的房门也敲得开呀！”

“红老爷要敲门，谁敢不开！”外号叫“机器”的队员拍拍斜挎腰间的短枪，神气十足地说，“郭大哥府上有缺什么的，尽管开口，待小弟替你去兰田搬来，怎么样，弄他几床金丝锦缎被来，免得住你府上，兄弟们4人才盖一床破被子，遮了胸脯又露出屁股。”

大伙捂着嘴强忍住笑。只听郭怀庆答道：“不要你抱金丝，也不要你抱锦缎，只要你把兰田那18杆枪给我抱来，我老郭情愿杀头肥猪慰劳你，怎么样？”

屋里气氛十分活跃，大伙情绪高涨，磨拳擦掌，有说有笑。这时詹如柏提醒大家别惊动村里的人，队伍才安静下来，等待下半夜行动。

出发前一个小时，郭家请大伙吃了一顿地瓜饭配咸带鱼。那些年月，我们游击队员是经常饿肚子的，有盐巴下饭，也已经是不够好的了。不一会，满满的一大桶地瓜饭就让大伙一扫而光。填饱了肚子，我们劲头更足了。

午夜一点钟，我们悄悄地离开了马山村。中秋的月亮又圆又

大，照得大地一片银光。叶步青、贵兴、“机器”3人走在最前面，我和其他同志在后面100多米跟着。明月下看得见他们的身影。约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兰田，我们在田埂上蹲下来。穿伪警服的叶步青等3人，便大摇大摆地走近陈家大院。门楼上的民团哨兵已经发现我们。大声喝道：“干什么的？”

叶步青神气十足地大声说：“穆阳来的。我们是警察队！有紧急事情要找你们团长。”

“什么急事？这么晚了！”

“少罗嗦！快下来开门。”叶步青不耐烦地说。

放哨的团兵见这位“警察”发火了，不散怠慢，忙下来开门，门一开，3个汉子一齐扑向那团兵，等大队人马冲到门口时，那团兵已被堵了嘴，捆绑起来了。我们一冲进大院，首先包围了民团的住房，房里十几个团兵，多是两小时前刚从邻村双洋看戏回来，正呼呼睡得香。待他们从梦中惊醒时，17支民团步枪已被我们夺到手，吓得他们躲的躲，逃的逃，有的钻到床下，来不及躲逃的就跪在床上，举起双手直哆嗦。只有民团的黄教练正要拔枪，被我们当场击毙了。

不到半个小时，兰田民团的18支长短枪全部落入游击队手中。我们忙着对付民团时，在家的地主们，却从大院后门逃跑了。不及逃走的那些女人小孩，哭哭啼啼地求饶。我们把地主家眷撇到一边，开始在满院里搜寻浮财，那鬼院子又黑又大，我们点着了十几个火把东寻西找，狡猾的地主，不知把银元财物藏到哪里。足足搜了个把小时，没翻到原先估计的大笔银元。

3点多钟，我们撤离了兰田，从原路返回马山。天亮了，詹如柏把队伍带到马山村后面山上，隐蔽在一个破砖窑里。他简单

总结了这次行动，对这次缴获了兰田敌人全部枪支，而我们没伤亡一人的胜利十分高兴。他抓过刚缴到的一支步枪，声音宏亮的说：“同志们，我们现在一共有20来枪了，我们可以把旗号公开出去了！我们的旗号就是‘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让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们看看，福安穷苦工农也有自己的武装了！能够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了。大伙以后就是游击队员，我们还要扩大队伍，还要夺到更多的枪，为创建工农大众的红色苏维埃而战斗……”

听他这一说，同志们热血都沸腾了。有了这么多枪，有我们穷人自己的武装，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事呀！大伙互相传抱着缴来的钢枪，眉开眼笑地看个不厌，摸个不停，有的拿它朝外面树影瞄呀瞄。这沉甸甸的枪，过去地主老财拿它镇压穷人，如今，落到我们穷人手里了，该是我们改变旧世道的时候了。同志们抱着枪热烈地谈论着下一步的战斗。有的说，某村地主对穷人如何狠，得先把他干掉；有的说，某个土豪家里有枪，得先把枪缴过来……。

正说着，高个子郭怀庆背着一个大筐子来了。窑口太小，只得把砖头拆掉，筐子才抬进来。一看。竟是满满的一筐草，大伙正纳闷，郭怀庆用双手护着筐口，笑眯眯地说：“这里面装的是什？谁猜中谁先吃。”

“饭。”

郭怀庆摇摇头

“地瓜。”

郭怀庆又摇摇头。

“米饭加地瓜。”

“外加咸带鱼。”有人赶紧补充。

“难道今天还让你们吃地瓜饭配咸带鱼！”郭怀庆还是摇摇头，神秘地微笑着。

“莫非你真的宰了肥猪慰劳大伙？”那位叫“机器”的队员一手持枪，一手要掀开筐上的草。

“别动，你还没给我搬来金丝锦缎被呢？拿来。”郭怀庆煞有其事地把手掌一翻，伸向“机器”。

“嘿呀，我的老哥！”“机器”指着手中的枪，得意地说：“这宝贝比金丝锦缎被值钱一百倍，有了它，还愁没别的。”正说笑间，“机器”冷不防一伸手从筐里抓出个东西来，往高处一举——

一时间，大伙眼睛盯直了，借着窑口进来的月光，有人惊叫一声：“月饼！”随着叫声，十几只手一齐伸进筐里，连草带月饼满把抓出来。

“别抢！别抢！都有份。每人两块。”郭怀庆看这场面，乐得直笑。

那一年的中秋饼实在是好吃。

在砖窑里藏了一天，当晚我们才离开马山，把长枪藏在我家后洋附近鹅山村的一位同志家里。身份没暴露的同志便分散回家。过了不久，我们又集中起来打了溪尾民团，缴获长枪7支。一个多月内一支队发展到有30多杆枪，40多名队员了。

闽东党公开武装斗争的旗帜，就从兰田夺枪高高举起来了。

陈 挺